

文
書
印



女人女人

洪洋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三月二十日初版

女人女人

實售

編著者 洪

發行者 唐性

發行所 華中圖書公司

深天

分發行所

聯營

成都重慶
林祠南
森堂北
街路

書店

版所有權
必翻究印

彈花文藝叢書序

「彈花文藝叢書」由草擬計劃到訂立具體辦法，前後不過三天工夫；為什麼這樣快？原因是華中圖書公司的經理唐桂天先生和我都認為這項著作之重大意義，為適應時代需要而迫切地有發動之價值；所以我們並不是商量自圓其說的大小不擇，而是真誠的成敗；只抱定一個助長民族抗戰的宗旨，虔誠真誠出我們的良心來！

一九三十六年「七七」到十九年「七七」，這兩長長鬥爭的過程中，多少多少為爭取民族解放而爆發的炮彈，開放了無數朵血底色彩的戰鬥的文藝之花。這是中國民族文學最燦爛的根基，也可以說是中國民族文學從此堅強地建立了。

由「五四」到現在，由「反封建」到「抗戰」，這是中國文學運動由社會革命到民族革命，隨着時代進展的一個戰鬥的階段；所以，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這個決則是沒有錯的；民族文學於是應當歸之于目前這個偉大時代的產物，或則說它相應而偉大時代的反映。

但，民族文學要怎樣才夠有力，有效果，而達到直接影響抗戰，助長抗戰的使命呢？

這裏我以為不外乎兩個條件，即勇敢與堅強；也不外乎兩個表現的方式，即暴烈與戰鬥。為了適應時代需要起見，自然是發展戰鬥的民族文學最合宜，也只有戰鬥的民族文學才是真正充滿了火一般熱力，鐵一般意識的文學；換言之，在烽火的時代中闖放了戰鬥的文藝之花所結的戰鬥的文藝之果，也便是促成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最大因素。

所以我們極希望在這個偉大的時代面前，無論是先進或剛新進的文藝作家們，都本着一種民族戰士的精神，在現實問題，客觀環境之下，努力創作些偉大的戰鬥之文藝作品，這無異是抗敵的武力後盾，尤不弱于一枝救亡的生力軍！

根據以上原則，本叢書想把凡是富有生命力和戰鬥性的優秀之文藝作品盡量網羅起來，彙輯起來；這對於中國文壇多少是一個稍有歷史意義的貢獻，盼我文藝界的朋友們特別幫忙才好。

講到本叢書的內容，擬包括文學的各部門，如長，短篇小說，獨，多幕戲劇，以及散文詩歌；題材方面，則必須有關抗戰而新穎真實。不過採取稿件的態度我們是相當認

真的，絕不願爲人情，地位所拘；只要是好的作品，無論對於作者是不相識，或有名無名，都一樣看待；只是這個『好的作品』之標準，我們却是很想提得高點。

最後，報告讀者，這第一部定爲十冊，每月出一冊，十個月出齊；假如沒有什麼意外的阻礙的話，第二部，第三……均將陸續出下去，直至最後勝利之日光臨！

原书空白页

序

孫科

洪教授淺哉先生是中國新演劇文化的創基者之一，從事劇運有二十多年的歷史，堅苦奮鬥，始終不懈，最近又在病體尙未完全康復的狀態下，努力完成了這一齣有意義的三幕大劇本，這種獻身工作的熱誠是值得佩服的。

洪教授不但我們當代一位多才多藝的戲劇專家，而且還是一位民主陣營中的戰士。十餘年前上海大光明戲院中抗議辱華影片一壯舉，曾經博得世界人士的同聲贊揚；戰事初起便率領同志深入戰地工作，實創知識份子從軍風氣之先；至於熾熱的社會問題的關心以及扶弱抑強的正義主張，則在一列二三十部創作中，特別在他的代表作農村三部曲中有着充份的表現，而現在的這個新作更非例外。

洪教授這次所選擇的主題，是關於婦女與兒童問題的。不用說，生育與兒童撫養原是婦女同胞的天職，但由於戰時生活的艱難，到今天已成為她們中的絕大多數的不堪其苦的重大擔負了。這一方面固然影響到她們自己的事業，也妨害着她們的出來積極參加

抗建工作；另一方面，在迫不得已的情勢下，疏忽了兒童的應有的教養，既屬常事，而棄嬰與墮胎，亦已數見不鮮——這是足以危害到整個民族前途的健康的。於此可見，洪教授的選擇這一主題，把這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在判本中提示出來，是十分合乎社會的需要的。

至於洪教授的解決問題的辦法，廣泛地發動組織「保育合作社」，這在現時來說，自不失為一有效的實際辦法，因為迄今我們的革命猶未成功，我們還不能達到有如「國父所昭示給我們的理想境地：『小孩子自出世以後，自小長成人，國家都有教有養』」，所以洪教授的這一設計是有着現實意義的，但是這也很明白，問題的澈底解決，只有革命建國的三民主義的實現才有其可能性。而要如此，是需要大家來加緊努力的。

我能夠讀得洪教授的手稿，甚感榮幸！茲略抒所見於上，藉以表示我對作者的敬意與乎對劇藝的愛好罷了。

好亦美國某大學中國學生會副會長，雖隸且被吳經外派到一所四年半

莫琳英

女人女人

(亦名「多福多壽多男子」)

（註：最前面的半句小處失半）小處失半

五顏六色，各類各樣，一派榮華，「文武」齊頭，「三才」並進，生輝於首頭。

奉上一詞，獻給熱心兒童福利事業和從事育嬰保幼工作的人們。

時間：現代。 地點：大都市。 父親：香港律師、民衆福利署督辦、大學導師。 母母：

東鄰地點：後方某大都市的近郊。 女某大學所在地。 同年：後氣「中興大學」裡有她這

人物。（以發言先後為序）

玉鳳 本姓周，一十七歲。父為印刷技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隨母離港至桂。兩年後，

又從桂至渝，不意途中撞車，父母及一幼弟竟因之喪身，幸得人救助，今來渝在吳

教授家，為一似被收容亦似被雇用的女僕。

方老太太 六十六歲，吳教授夫人的姨母，約一年前由渝返國來後方，所乘公路車，夜

停某小鎮，聞玉鳳悲哭，問知究竟，攜救來渝。一子兩孫，先後亡故，惟第三孫尚

健在，刻服務空軍。老年人現住吳處，極喜三甥孫，時購糖果玩具為贈。

領帶三個小孩的保姆，現爲「全做女工」。爽直忠實，主僕間感情極佳，幾乎像一家人。

榮婉芬三十一年才可知，有人詢問，她被視為侮辱了生長在美國（父爲華僑）因而對中國社會習慣，不甚熟悉，與吳夫人在美國某大學同時讀書，同年，但不同學系，今與吳教授同事，在同一大學中，擔任體育指導。熱心，勇於仗義，但頗單純，與吳夫人友誼甚篤。

原敏文廿六歲，容貌俊麗。大學畢業後，即任教兩年。對於「生物化學」略有成績。少年得志，又因出身大家（父爲省政府委員；兄弟姊妹都受大學教育）未免目空一切。好誇說，喜賣弄，但敢作敢言，有決斷，有決心。爲吳教授得意門生，現正助吳教授從事「維他命」研究。彼此「友情」濃厚，已超過師生應有的限度。

吳莊紀英卅七歲，教授夫人三個孩子的母親（最大十二歲，最小兩歲半）。與吳教授在美國某大學中同年同系，同讀「生物化學」，成績且較吳教授爲優。但十四年

的結婚生活，已改點爲一馴良主婦，不似先前的辛勤學者了。和善寬厚，惟太愛惜
體面，無盡苦惱，或者都是這一弱點引來的。

李太太四十一歲，上有年老舅姑，下有未成年兒女，曾生九孩，已殤其四，現存

五個。夫喪失，任某筆事機關爲一中級科員，每月所得不足養活九口之家，而本人因
須照顧小孩，處理家務，又不能出外工作，稍增收入，故吳教授夫人爲小同鄉，而且
親戚關係複雜；她是吳夫人的遠房表姊，也是吳夫人的堂姑婆。異地重逢，甚得吳

夫人的照顧。但人窮志短，一個窮苦多孩的母親，最畏懼的是再有生育。因此再三

勸舉楊大夫爲之設法。

凌太太卅三歲，生有兩孩，抗戰後，仍居上海，未隨其夫內移。直至八九月前，上海

環境太惡，不得已，變賣飾物，攜孩繞道來渝。其夫久在政府某附屬事業機關中任
職，因收入甚可取，已於兩年前另組家庭。法律上有「妻」的身份的人，欲主
張權利，或決絕分離，均有所顧忌。未能實行。木已成舟，進退兩難。一切委屈退
讓。在她說，無非是爲了兩個小孩，是一個可憐人。

卓唐淑彬 卅八歲一結婚將近二十年一夫婦渴望子女，惜卓太太至今不育。這是她生平一大憾事。其夫刻在別地爲一獨立中學教員，本人現在某書店編繹一兒童月刊，在女子初中時曾和吳夫人同學。戰時在後方不常相逢，遂竟格外親熱。對吳氏三孩至爲珍愛，幾乎每天必來，幫着方老太太爲小孩縫衣製鞋。一個懂事識相的人，說話做事，極有分寸。

楊大夫 四十八歲一和吳夫人的母親相熟。幼時，在某教會辦的小學啓蒙後入某教會中學讀書，又後入某教會大學專習醫科，畢業後並至美國留學。結婚多年，其夫爲二化學工程師，刻在邊地某「半官辦」的大規模的化學工廠中任總經理。子女都已長成。長女已結婚生子。次子在空軍服務。幼子亦已在大學讀書，化學系三年級。日本人擇居此地，爲能與幼子日夕接近，帶便行醫，半爲慈善性質，並不以之爲業。診務不忙，與方老太太頗相得。兩位年事較高的人，觀點興趣，多有相同。

程永華廿六歲一結婚三年餘。丈夫爲一小公務員。結婚之前本人原有職業，但爲了組織家庭，曾毅然放棄，每日在家炊洗操作。惟數年來物價日高，一人所得，維持兩

人生活，已屬勉強。這後生育一孩，困苦窘迫，不堪名狀！此孩產後兩個半月亡故，

在別人必以爲大不幸，而她們却以爲大幸（這樣反倒可以減少大人和小孩的痛苦）

他們同意，在此艱苦時期，夫婦不妨暫時分離！且爲實行主張，丈夫獨赴另一城

市工作。而程幸在當地民衆教育館中覓得圖書管理員職務，勉能自活。夫家和方家

而與沾有親戚，因之每晚及每假日，總來吳家盤桓，她幾乎視吳家爲其娘家！是一個明
事理，有胆量的女子。

她精勤讀書，並在當時上海大學、復旦大學、南洋大學、中華書局編輯部工作。生八九十年代，
她內讀書，外做文，是當時上海文壇的中心人物。筆耕不輟，著有《我所見的中國》、《我所見的中國人》、
《我所見的中國事》等書。

大略雷雨過後，林山、林水、張公闕、林木是風景區，林間有林木大

第一幕

大都市的近郊，有山，有水，通公路，原來是風景區，抗戰後若干教育機關和某大學，遷建於此，成爲一小型的文化中心區。

鎮內頗有幾家紳良，即如曾家花園的主人，年收租米在二千担以上。花園依山修築，花竹繁茂，果樹興盛，中有百年前的舊屋，亦有仿西洋式的洋樓。主人六十之年，能詩能酒，能棋能畫，敬慕吳教授爲國內國外的有名學者，（吳教授會有關於生物化學的論文，在外國科學刊物上發表，）欣以園內山半數棟爲其住所，年收象徵租金一百元而已。

這是吳家的起坐間，也是會客室，也是餐廳，也是家庭幼稚園，也是教授的圖書雜誌閱覽室。這裏是花園的一角；和其他房屋多少隔離，最適宜於讀書靜思。吳教授特喜此地。但聲音煩擾，不必都自外來，家中現有三個從兩歲半到十一歲的小孩。

此室原是一間廳堂，北面有花格長窗，窗子外面是走廊，廊下種些美人蕉，臘脂粉

之類；開窗遠眺，從室內可見隔河一片青綠山色，長窗上頂尚有橫匾，書「見山軒」。

長窗前有天然長几，几上應有的花瓶，屏架之類擺設，久經搬去，此刻堆着一些報紙雜誌。長几前有仙人桌，桌兩旁各有太師椅；方桌上也堆些書報。方桌更前四、五尺，原放小圓桌；但此刻已向左移，讓出右邊地位，安放一張大的逍遙椅，這是吳教授留學的成績之一——因為在他作學生時代，幾乎每一美國大學生室內，總有此式椅子一張——逍遙椅的右邊，沿牆放着兩書架，裏面塞滿舊書。小圓桌左面，沿牆放着幾張靠背椅和茶几。室內還有竹、木、方、圓、四足、三足，有靠、無靠等，何凳八、九張，安放似乎毫無固定處所。未期鑿。

左壁靠椅的前端，有門通吳教授的書室。門已改西式，裝有「洋轉手」，容易關閉，且較嚴密。這樣，吳教授希望將兒女的吵鬧聲，關在書室之外——吳教授在家看書寫文的時候，就是這「見山軒」也不准孩子們入來的。正對此門，右壁也有同樣一門，通孩子寢室。門未改造，但已關門。欲往小兒寢室，須從後面走廊轉走。試猜半昧，自斟其樂。

幾扇長窗，都敞開着。季秋時節，綠葉未落，殘紅猶剩，一片寂靜平和，自得其樂。

的景象。至少在表面上還看不出這是抗戰最艱苦的時期。古董店旁那扇門，顯得十
且陳舊。這裏是吳昌碩、齊白石、黃賓虹、張大千、關正書室。於是對外五家書畫文印

（方老太太此刻坐在逍遙椅上做針線，起勁地一針針的爲繡屏們梳着髮底。老年人大
多力不濟，戴着一付老光眼鏡。）

（玉鳳拿着一小包物事從後面右首入來，走到左邊開着的長窗前，微微站定，見屋
內並無別人，逕至方老太太身邊。）裏面寒蔬舊書。小圓桌正面，掛幅列賓氣絕筆。
玉鳳方老太太，那個小孩衣服，已經給你縫完啦。（美國大學主室內，壁畫友誼二字）
方老太太（小停針）（她半睡半喚，是呀！今天下午六點鐘，要收拾齊送重酌，拿給我看
看。）見凡商貢人東、東南美音計太祖跡；東桌土山歌一些譜。古泉更頭四、五

玉鳳（打開手中包）你看這還「要得」嗎？（舉張丈頭蹤跡、人聲譜去）此段訛音一些譜
（那件嬰兒衣，似乎縫得很精緻，上面還綻着幾朵紅花。）青「艮山神」。
方老太太（頗為高興）「要得要得！」你還有這麼一手，玉鳳這孩子真不錯，繼祖傳

玉鳳（仍包好遞上，猶有孩子氣半張得嘴地）不知道比起他們來，我做得怎樣樣？
方老太太（接過來放在針線扁內）照說，該是我自己動手縫才對，那才真算是對兒童
福利每個人自己的貢獻，可是我眼睛跟不見你們年青人，細針細線，到底不行啦！

捺兩針鞋底還可以對付着。

玉鳳（一面將室內檯凳擺順，做的這些小孩衣服全都是送到保育院去的嗎？

方老太太（善意的糾正她）不是保育院，是育嬰院。保育院的孩子要大些，育嬰院的
孩子小得多；都是剛生出來的，頂多不過四五個月的，好些還是人家扔掉的孩子。
玉鳳（似乎印象很深）哦！老太太，這真是一件好事。（回憶）我們太太，好像是從
前做過幾回衣服啦。老太太還是第一回。

方老太太（承認）她們太太們參加一個會，叫做什麼「母親會」，每個人必得自己動
手替育嬰院裏面那些父母不要的，或是沒有父母的孩子們，每個月至少縫一件衣
服。你們太太現在做了小組組長，硬把我拉進去。可是我眼睛太差，還得讓你替
我動手。